

文学中的创伤心理和创伤记忆研究^{*}

王欣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 创伤是一个现代性的话题。伴随着战争、屠杀等造成的身体和心理创伤的出现,现代文艺作品开始思索创伤和意识,创伤和身份、生存相关的问题,并展现了创伤人物心理的困扰。创伤意味着意识保护屏障的撕裂及对象征系统的破坏。在心理机制上,创伤以噩梦、闪回等方式重复地、逼真的出现,使创伤人物再次经历痛苦、失去甚至死亡。创伤的延宕性、潜伏期、无时性和重复等特质,决定了创伤是一种孤独的情感体验。创伤记忆有别于日常生活记忆,创伤人物通过行为重演等方式再现创伤情景。创伤同时也是社会性的,当社会、集体遭遇历史性创伤时,个人创伤的证词和见证成为联系伤痛集体的纽带。通过口头讲述、倾听、文字等方式,创伤记忆参与对过去的集体重建,是文化记忆的特殊形式。

[关键词] 创伤;重复;延宕;潜伏期;见证;创伤小说

[中图分类号] I0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12)06-0145-06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冷战、越战和大屠杀等历史事件带给人们沉痛的创伤记忆,并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大量再现。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如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冯内格特的《第五号屠宰场》、梅勒的《裸者和死者》等小说,都刻画了战争的残酷、身体创伤的磨难、死亡的危险和创伤记忆带给幸存者的巨大痛苦和折磨。而笼罩在现代文学中的人物心理的分裂、疏离感、异变和价值观的冲突等,也从另一个侧面透露了创伤记忆的心理阴影。目前,创伤记忆作为跨学科研究的焦点,已经成为包括历史、社会学、艺术、文学和媒介研究、哲学、宗教、心理学、神经科学等学科关注的对象。对于创伤的心理学研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詹尼特(Pierre Janet)等人对创伤的心理机制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凯如斯、李斯(Ruth Leys)等人从后结构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定义了创伤的“潜伏

期”、“重复”、“延宕”等重要术语,对于文学文化创伤的再现具有指导作用。本文从知识系谱学的角度出发,研讨创伤的形成、重复、潜伏期和压抑等心理机制;集体创伤和记忆的媒介、社会传播;创伤在文化记忆中的再现等。

一、创伤定义综述

创伤分为历史性创伤和结构性创伤。20世纪80年代,随着记忆研究的深入,创伤作为特殊记忆,引起了广泛关注。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老兵当中普遍出现的“震弹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屠杀等引起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等都属于历史性创伤。拉卡普罗(Dominick Lacapra)指出,历史性创伤是指特殊的、常常是人为的历史性事件,包括大屠杀、奴隶制、种族隔离、少年时期受到的性侵犯或强奸;而结构性创伤通常指超越历史的失落,如和母亲分离、进入

* [收稿日期] 2012-10-30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创伤、记忆和历史:美国南方创伤小说研究》(11YJC52029)、2011年度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杰出青年基金项目,skqx201103)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王欣(1971—),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与英美文学。

语言象征系统、不能完全融入一个集体等。^{[1][p.189]}拉卡普罗的创伤含义突出了创伤的社会层面。作为人类历史的经验的一种范式,创伤的混乱(disorder)事实上是一种死亡的挣扎。在集体的创伤经验中,创伤事件并不一定均衡地作用于每一个体,如大屠杀事件对个体造成的创伤从心理承受上来讲是深浅不一的。对于个体来说,由于创伤的经验结构或接受和日常生活经验不同,因而创伤作为一种独特的记忆而保留。随着对大屠杀等创伤事件研究的深入,凯如斯(Cathy Caruth)等对创伤和人类经验、叙事和历史性进行了大量探讨,在她的经典著作《无主的经验:创伤、叙事和历史》(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中,凯如斯将创伤定义为“在突然的,或灾难性的事件面前,一种压倒性的经验,对这些事件的反应通常是延迟的,以幻觉和其他侵入的现象而重复出现的无法控制的表现”。^{[2][p.11]}这个定义突出了创伤之后的心理症状,成为创伤心理的权威解释。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创伤可以分为个人创伤和集体创伤。创伤无疑是一种个人化的体验,当我们用“集体”(collective)来加以限制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用这个修饰语来指代符号秩序,也就是说,个人创伤和集体创伤分别着眼于创伤的认知层面和社会、媒介的层面。个人创伤在认知层面上,是指“对心理的一次打击,这种打击如此突然,并伴随着如此野蛮的力量,它撕裂了一个人的抵御机制,以至于个人不可能有效地回应”。^{[3][p.187]}在历史性或是结构性的创伤面前,个人都遭遇到死亡、灾难和震惊,他们感到麻木、害怕、脆弱、孤独,感到生活被创伤划分为之前和之后的不同区域。而集体创伤是在社会层面上,历史创伤事件对于主导集体的一种精神、一种联系的破坏。艾瑞克森(Kai Erikson)指出,“集体创伤是指对社会生活的基础肌理的一次打击。它损坏了联系人们的纽带,损伤了之前人们的集体感。集体创伤缓慢地作用,甚至是不知不觉地嵌入那些遭受它的人们的意识中。所以它没有通常个人

创伤感受的那种突然性,但仍然属于震惊的一种形式。人们慢慢意识到集体不再作为一个有效的支持来源而存在,而与之相连的自我的重要的一部分已经消失了……‘我’继续存在,虽然受到损伤,或许永远改变了;‘你’仍然存在,或许遥远并很难联系;但‘我们’不再作为一个组织躯干上相连的组件或联系的细胞那样存在”。^{[3][p.127]}

集体创伤可能涉及具有相同创伤经验的群体,如战争、大屠杀、集中营的幸存者;也可能涉及代与代之间创伤经验的传递,如先辈以见证的方式将创伤的经历讲述给下一代,这种家族历史通过代际的交流,保存创伤的体验和认识,成为下一代身份构成和自我认知的重要部分。创伤经历者和分享者重述并重建一个共享的过去,如家庭历史的一部分(比如祖父曾参加过的那场战役),或集体历史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集中营的创伤回忆)等,这种对过去的重建和再表征的行为形成文化中的特殊的记忆过程。在这种记忆的历史化过程中,创伤成为一代人、或某个集体的人共同拥有的记忆的对象,并成为文学写作、电影等再现、生产和塑造过去的基础。

二、重复、延宕、潜伏期:创伤的心理机制

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和《摩西和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两本重要的著作中,对创伤心理做了开拓性的研究。弗洛伊德指出,记忆是外部世界作用于无意识和前意识上影响的结果;意识的重要性在于提供了抵御外来刺激的第一道屏障,但创伤产生于意识保护屏障的一个裂缝或分裂。“在创伤中,外在的事件没有经历任何中介进入了里面”。^{[4][p.59]}按照弗洛伊德的定义,“创伤”是激发人们心理兴奋的一个事件,这种兴奋过于强烈,无法用正常的方式来处理或排除。因此,创伤的“即时性”(immediacy)阻止了对创伤的理解。这意味着创伤是一种双重事件,具有双重场景。当它发生时,它不能被记起;而一旦过去了,它的存在就只能在回忆中。这不是同一次事件,也不是同一次存在(presence)。处于当前的创伤患者

必须根据过去的事件重新构建当下的事件。

弗洛伊德的解释,说明对创伤的理解具有延宕性(Belatedness)和重复性(repetition)。在临床中,弗洛伊德困惑地发现,某些神经症病人在受到创伤打击之后,会在梦境中重新经历创伤。创伤之梦的回归不能被理解为任何愿景的实现或无意识的释放,而是一种纯粹无法说明的、一种事件的本义(literal)的回归,并不是出自这个人的愿望。弗洛伊德说,“发生在创伤神经症里的梦具有重复的特征,将病人再次带入他遭遇的境况中,这种情景使他在又一次的恐惧中醒来。”^{[5][p.13]}一般性的神经症患者痛苦的表现可以理解为试图躲避不愉快的冲突,但创伤患者经历的过去的闪回却是因为头脑丧失了躲避这类事件的能力,无法以任何方式给予这些事件心理意义。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曾举出塔索(Tasso)在《解放了的耶路撒冷》(Gerusalemme Liberata)里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创伤的重复性。在这个英雄唐克雷德(Tancred)的故事里面,重复的创伤似乎可以超越个人愿望或掌控。唐克雷德和克罗琳达(Clorinda)相爱,但在一次决斗中,他误杀了女扮男装的心上人。举行完她的葬礼后,唐克雷德穿越了一片魔法树林,他边走边用剑砍伐开路。突然,一棵大树在他的剑下流出了鲜血,一个凄婉的声音质问他为什么再次伤害了她——原来,克罗琳达的灵魂寄居于这棵大树中,唐克雷德无意中再次伤害了他的爱人。弗洛伊德将这种过去的本义的回归作为普遍意义上的重复行为的模式,他认为,正是这种创伤性的重复,而不是神经官能症有意义的意识分裂,定义了个人的生活。

凯如斯(Cathy Caruth)在其经典著作《无法言说的经历:创伤,叙事和历史》中认为,创伤损坏了大脑中关于时间、自我和世界的经验。如同唐克雷德第一次刺死了他的爱人一样,创伤对于个人经验来说,是一件难以承受、难以理解,因而也无法进入意识的事件,直到再次出现。因此创伤并不位于个体过去的一件事件中,而是位于创伤开始时无法理解,之后返回来不断追逐创伤幸存

者的过程之中。创伤的核心里,存在双重讲述(double telling)。唐克雷德作为幸存者,并没有逃脱死亡的追逐,事实上,他目睹了克罗琳达的两次死亡。创伤既是与死亡的遭遇,也是不断幸免于难的经历。创伤叙事因而摇摆于事件本身和幸存故事之间。

凯如斯同意弗洛伊德关于创伤即时性的理解,并指出创伤之梦和闪回带人们回到创伤之谜的中心,也就是说,创伤事件的即时性阻止了人们对它的理解;创伤的存在只能在回忆中,因此“记忆涉及从来不曾在场的过去的复活”。^{[6][p.188]}凯如斯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进一步指出,当前从不曾在场,不是因为它没有发生,而是它的发生超越了个人认知和理解能力。而如果没有充分在场,那它就不能变为过去,它甚至不能在回忆中保留在场。因此,凯如斯建议,创伤经历“只有在另一个地方,和另一个时间的联系中,才能完全地显示”。基于创伤经历的这种特点,凯如斯发展了弗洛伊德关于创伤延迟性的观点,提出创伤的另一个特质,即创伤的潜伏期(latency)。潜伏期是指经历了事故或某种暴力事件之后,虽然创伤患者当时感到震惊,但创伤的后果随着时间推移才开始展示。在面临创伤事件时,个体不可能完全掌握创伤的性质,由于对创伤的不可理解,经验无法吸收,因而这种创伤会以延迟的形式再次出现。这就决定了创伤事件之后连续的压抑和回归,整个过程构成了创伤的潜伏期。创伤事件的重复,意味着个体生活与这个创伤更大的联系,超越了简单的观视和理解。凯如斯指出:创伤作为一系列行动,从事件的发生到压抑,再到回归,最震撼的不是……事故发生之后忘记的阶段,而是事故受害者在事故中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个人走开了,按弗洛伊德的话来说,‘表面上没有受到伤害’。而创伤的潜伏期不是在于忘记现实,并永远不可能完全理解它;而是在于经验自身的内在潜伏期。创伤的历史力量不仅是忘记之后这种经验一再地重复,而且在其内在的遗忘之中,或通过忘记,这个事件每一次重复都像第一次经历。

也正是这个内在的事件的潜伏期矛盾性地解释了历史经历特别的时间结构,即延宕(belatedness)。^{[4][p.7]}

潜伏期和延宕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延宕本身就是创伤的一个标志,重复并不能治愈创伤,但创伤经历的转移和听众倾听的责任可以建立被暴力和忘记所破坏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另外,创伤的经验和延迟的事实,似乎并不存在于对现实的忘记中,而存在于经验自身固有的延迟性中。凯如斯认为既然创伤在第一次发生时无法充分理解,它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期后,可能在叙事中体现。“创伤事件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它的延宕中,它拒绝被简单的锁定”。^{[4][p.24]}因此,创伤叙事是具有极强的指代性。从这种创伤延迟的反应中发展而来的历史,常常是创伤重复的交集。凯如斯提出,“历史,就像创伤,从不只是属于一个人的……准确地说,历史是指我们生活在彼此的创伤之中”。^{[4][p.24]}延宕使创伤具有一种历史力量,它并不仅仅是在忘记创伤之后创伤的重复再现,也是指在通过忘记或在忘记之中,再次遭遇如同第一次的创伤打击。从这个角度出发,创伤的幸存者并不是暴力事件的残存的幸运儿,而是要面对无休止的创伤的重复,有时最后甚至引向毁灭。现代文学通过对创伤心理的描写,再现了创伤毁灭性的重复,成为历史创伤、战争灾难的见证。

三、文学作品中的创伤记忆和创伤人物

创伤在种族、集体、代与代之间的传递,使创伤记忆可以重复,融入一个民族或集体的文化记忆中。文学文本成为创伤的见证,这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学意义上创伤交流的过程:创伤叙事建立在语言的交流中,符合社会沟通的成规,一方面再现了创伤事件前个人的情感的反应,这个事件割裂了个人先前关于自我的认识,以及一个人衡量社会的标准;另一方面是将一种无法言说的经历融入已知的认知系统中,寻找其中的意义,并明晰自己的感受。20世纪文学作品中的创伤叙事,是对这个世纪中的战争、大屠杀、贫穷、殖民化、强奸等事件个人和集体心理上的再现。建立在见证交

流或创伤记忆代际传递基础之上的创伤叙事,表达了一个拥有共同经历的集体对于创伤历史事件的理解。作为叙事的主题,创伤常常通过种种情感极限的状态来表现。作者通过叙事手法的创新,比如风景意象、时间裂缝、静默、叙事省略,或运用非线性情节或分裂时序来强调思想的混乱、混沌、解离、冥想,作为对这种经历的回应。静默的叙事策略可能创造出时间或情感上的“鸿沟”,允许读者想象可能发生在主角身上的事情,因此能够拓宽创伤经历的意义和效果。这些策略都帮助作者将叙事结构按照创伤记忆或分裂的心理行为来组织并表现。

贝拉物(Michelle Balaev)针对20世纪大量出现的创伤题材的小说,提出了“创伤小说”(trauma novel)的概念,即“虚构作品表现个人或集体层面上巨大的失落或极度的害怕”。“创伤小说的一个定义性的特征是自我的变形,通常是由外界的恐怖的经历所引起,它明晰了和记忆达成妥协的过程,并形成了关于自我和世界的新的观念。”^{[7][p.149]}两次世界大战为文学作品增添了更多的主题,战场归来的作家们总是在作品中表现出创伤经历带给个人生活的巨大裂变。战场的幸存者回到家乡后,总是显得格格不入,他们既不能讲述自己的经历,也不能恢复以前的生活,而自身还要不断受到创伤记忆的侵扰。海明威的《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等作品刻画出主人公疏离、麻木的精神状态;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用荒诞的色彩描绘了创伤人物心理的变异;而引发主角极度的反应事件也可能包括个人自身的遭遇,如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里女性受到的性暴力、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中某位深爱的人的死亡等。创伤主角可能经历一种双重性或自我异化,但不同于性格或自我分裂,如冯内古特《第五号屠场》中比利在时空中的穿游,实际上是创伤重复性的再现和个体的异化表现。创伤小说中再现了创伤经历对经验的破坏,创伤主角必须重新组织自我,以便和新的现实观相连。有时成功,有时却还是不

能找到解脱。这也印证了创伤理论中,创伤经历损坏身份和内在自我的结论。

创伤主角的这种创伤经历使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是创伤领域,另一个是现在的,通常生活的领域。两个世界很难沟通。”^{[8][p.168]}兰格尔(L. L. Langer)在研究大屠杀的口头证词的时候指出,“幸存者永远也不可能加入到他现在所在的世界中。他的世界一直是双重性的,不是分裂成另一个世界的复影,而是平行存在。他的叙述不是历时的,而是共时的,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9][p.95]}兰格尔的研究证明,创伤患者的记忆被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对日常生活的叙事记忆,具有时间性;而另一部分是对创伤事件的记忆,具有无时性。创伤的体验和人们通常具有的知识或经验完全不同,它不能被移植成为一个故事,放置在时间里,具有开始、中间和结束。创伤造成个体在身份、经验、记忆结合上的鸿沟。因此这种创伤经验既不可能在头脑中注册,也不可能得到,创伤记忆是无时间限制的。创伤经历的这种本质,使创伤主角的语言不容于通常的象征系统。福索尔(Paul Fussell)在《大战和现代记忆》(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中,研究了如“血、恐惧、焦虑、疯狂、残酷、凶杀、痛苦……”等一系列英语词汇对于普通人和创伤患者的不同的含义。创伤经历使语言发生了变形,因此创伤主角在运用语言符号来表达他们的经历时,语言往往具有新的所指。塔尔认为,“在创伤语境中,幸存者给予了词语新的意义,这些词表面上意义未变,但能指和所指的分离是隐蔽的,直到有人注意到幸存者的反应”。^{[10][p.15]}另外,创伤语言常常在创伤集体中构建出具有共同指称的语言库。例如,对于有过集中营经历的幸存者,毒气室、枪杀等词汇富有更多的指称意义;而在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的重构中,这些词汇往往是回忆的出发点,尽管后代人不一定具有相同的体验,但能否理解这些词汇的含义往往成为辨别集体归属感的根据。由于创伤患者的感知功能遭到了破坏,所以他或她不能在正常的意识中回忆和组织伤痛的

经历。“这段创伤因而被固定或凝固在时间里,拒绝作为过去被再现,而是永远地在一种痛苦、分裂、创伤的现在中被重新经历”。^{[11][p.2]}

创伤叙事中的创伤主角不仅仅表达特别的个人创伤经历,同时,这种经历也再现了集体经历的历史性或想象的事件。贝拉物指出,“小说中的创伤主角意识到个人创伤常常联系着更大的社会因素和文化价值或意识形态。创伤小说提供了个人遭遇的画面,但却表现出这个主角是‘每个人’的形象。实际上,这个主角的作用常常是映射一段历史时期、其中的一些人或特定的文化、种族、性别,集体性地经历了巨大的创伤。这样,小说人物放大了一个历史事件,在里面成千上万的人遭遇了同样的暴力,如奴隶制、战争、折磨、强奸、自然灾害,或核弹毁灭”。^{[7][p.155]}

创伤主角在创伤小说中承担重要的作用,他或她展示创伤经历和记忆怎样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和环境中存在。创伤叙事被视作个人和集体创伤经历的再现,是创伤社会化的结果。在创伤叙事中,一代人的经历往往凝结成一个人的故事,这种“我爷爷的故事”、“我父亲的故事”同时也是创伤文化经典化创伤场景的策略。

结 语

创伤是一个现代性的话题。当社会、集体遭遇巨大的历史性创伤时,个人创伤的证词和见证成为联系伤痛集体的纽带。通过口头讲述、倾听、文字等方式,创伤记忆参与对过去的集体重建,是文化记忆的特殊形式。创伤记忆孕育了创伤文学,作家们运用集体创伤的成规,刻画描绘了各个遭遇创伤的人物,并通过这些形象,指代着特定时代、特定人群“每个人”的历史。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解构个人创伤的独特性,而将这种个人创伤转化成无时间限制的,甚至普遍的、永恒的、神话式的人类创伤事件。关心创伤及其再现,不仅是对人类生存状况的了解,也是重新揭开过去的伤口,审视那曾经的伤痛,并完成(work through)心理重建的过程。

[参 考 文 献]

- [1] (美) LaCapra, Dominick.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01.
- [2] (美)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3] (美) Erikson, Kai. "Notes on Trauma and Community,"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M]. ed. Cathy Caruth.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4] (美) Caruth, Cathy.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5] (奥) Freud, Sigmun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M]. London: Hogarth, Vol. 18, 1961.
- [6] (美) Rossington, Michael. *Forgetting Futures: On Memory, Trauma, and Identity*[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 [7] (美) Balaev, Michelle. "Trends in Literary Theory", *Mosaic*[J]. 41/2 (June 2008): 131-52.
- [8] (美) Kolk, Bessel A. Van Der and Onno Van Der Hart. "The Intrusive Past: The Flexibility of Memory and the Engraving of Trauma,"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M]. By Cathy Caruth. ed.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9] (美) Langer, L. L. *Holocaust Testimonies: The Ruins of Memory*[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0] (美) Tal, Kali. *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Trauma*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1] Leys, Ruth. *Trauma: A Genealogy*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Studies on Trauma Psychology and Memory in Literature

WANG X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Trauma is a modern topic. With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raumas after wars and holocausts, modern literature meditate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rauma and consciousness, trauma and identity, or existence, and also represents the disturbed psychology of traumatic characters. Trauma results in a rupture on the shelter of consciousness and on the symbolic system. It repetitiously and literally invades the victims with nightmares and flashbacks, and causes them experience pain, loss, and even death again. Traumatic features like belatedness, latency, timelessness and repetition decide that trauma is a lonely emotional experience. Traumatic memory is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memory, in which the traumatic characters reproduce traumatic scenes with duplication of behavior. Trauma is also a kind of social behavior. When a society or community suffers from historical traumas, individual testimony and witness will become a connection in the traumatic collective tie. Through oral telling, listening, and words, traumatic memory participates in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and is a special way of cultural memory.

Key words: trauma; repetition; belatedness; testimony; fiction of trauma

[责任编辑: 刘胜兰]